



养殖户的困境

“真的很惨。”谈到自己眼下的处境，蒋雪云一声叹息。今年30岁的他，以前是在外打工，三年前回到家乡广西桂林全州县养蛇。在两广地区，蛇类是特种养殖中规模最大的。经过最开始的摸索和随之扩大经营，他的蛇场已达到可养万条的规模，在当地位于前列，目前在养的蛇大约有5000条。本来在今年春节之后，他计划把部分蛇运去市场交易，按照之前的价格，蛇和蛇蛋顺利出售后，能把他之前三年总计投入的150万元收回，还能有些盈余，可以用于进一步扩大生产。

然而，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打乱了一切计划。2020年大年初一，他就接到当地林业部门的通知：养的蛇不能交易，也不能放生。“想着可能还有希望，我就先扛着。”蒋雪云告诉《新民周刊》记者。但他等来的，是2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《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、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》。《决定》明确指出：全面禁止食用国家保护的“有重要生态、科学、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”以及其他陆生野生动物，包括人工繁育、人工饲养的陆生野生动物。无疑，他养的蛇包含在其中。

虽然非常失望，但他发现《决定》中还给自己留下了一条路：如果饲养的动物列入农业农村部制定的《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》，那么就可归为家畜家禽，可以继续饲养。但



上图：5月4日，贵州铜仁的养殖户罗利雄在他的竹鼠养殖场里讲述从业辛酸。

他还是没有等来好消息。4月8日，农业农村部公布上述《目录》的征求意见稿，蛇、竹鼠、豪猪、果子狸等人工广泛养殖的动物不在其中。

“如果最终进不到《目录》里，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”在焦急等待的这三个多月中，蒋雪云没有任何收入，但蛇还要养，所有蛇一天的饲料钱就要1000元左右。为了节省开支，本来是每天喂一次先改成两三天喂一次，后来改成三五天喂一次。“蛇都饿瘦了，好多春节前已经长到四五斤的，我最近称了一下都只有两三斤了。有的蛇饿慌了，还开始吃身边的同类。”他痛心地说。尽管如此，他为了支撑这几个月的饲养而透支的信用卡、借的网贷最近也还不上了。最近，被债主催得实在没办法了，他跑去找了一份为银行发放贷款的兼职，期望能暂时应急。

贵州铜仁的罗利雄比蒋雪云年长21岁，他近几个月同样经历着煎熬。他从6年前就开始养殖的竹鼠，因为被钟南山在1月20日与央视的连线直播中点名为“可能的病毒来源”，一下子从外形到味道都被人

喜爱的“萌鼠”，变成了不少人眼中可怕的“毒鼠”。在被林业部门叫停交易和繁育时，他在当地投资60万元的300平方米的300平方米的一期养殖场刚刚建好，另外计划用于建设2000-3000平方米二期养殖场的土地租赁合同也已签好。

“我们这里对生态环境保护要求比较严格，养竹鼠这种没有污水排放的动物本来是非常合适的。如果不能养了，要转成养其他的动物难度很大，因为竹鼠的饲养场结构很特别，几乎需要完全推倒重建。”

他告诉《新民周刊》记者，这么多年的摸索下来，他认为竹鼠养殖适合发展成绿色有机农业项目，因此最近的规划都是遵循这样的原则来做的。在他看来，这是一件很有前景的事，但现在一切都变成了未知。

“到底还能不能养，我希望相关部门能尽快给个明确的说法，现在这样拖着，我们真的拖不起。”蒋雪云说，当地林业部门除了再三跟他强调目前禁止交易外，对于接下来的政策没有给出任何说明，也没有给出任何补偿。“没有消息、没有补偿，哪怕政府能出面帮我们申请一些无息贷款也好，这样我们也好再撑一撑，但目前也没有。”国内各地与他情况类似的养殖户，少数已被要求把养殖的动物无害化处理、被承诺补偿；而目前大多数能做的只有继续等待。

各地与他情况类似的养殖户，少数已被要求把养殖的动物无害化处理、被承诺补偿；而目前大多数能做的只有继续等待。